

派迪·墨菲死的那個晚上

我一輩子也忘……

在鄉間度過緊張的一天之後，我們拿著剩餘的東西走過小路，踏著一輪銀月回家了。

譯注7：胡佛（Herbert Clark Hoover）是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（一九二九—一九三三），他擔任總統期間，試圖通過市場的自由運作來戰勝隨後而來的經濟大蕭條，但未帶來任何起色。



第四章 大競賽·一九三二

「奶奶對我們而言，好像不是什麼好榜樣。」梅莉這樣說。幾年下來，她終於有了這層認識，我也很同意她的說法，結果反而是我們兩個比較情願每年去看奶奶。梅莉十歲了，這年她沒帶著跳繩，也是頭一次不再抱怨不能邀她的好友比薇俐和奧黛綠一起去看奶奶。「她們不會了解的。」

說不定連爸爸媽媽都不會了解。不過我們還是裝得不太情願的樣子，所以他們沒發現其實現在我們都滿想去的。

八月，到了奶奶那裡，醋栗莓子成熟了，我們才曉得原來奶奶的醋栗派是很有名的。抵達的第一天早上，我們坐在廚房餐桌旁把莓子一顆顆摘下，奶奶忙著攪爐

子上的鍋子，水滾後，水裡的莓子會輕輕的一顆顆爆開來。

有人在敲前門，奶奶用一隻手拍拍前額，走去開門。我們也想跟去，不過她說：「繼續摘。」

她再進來時，身後跟了一個人，是銀行老闆娘魏太太。如果她以為奶奶會請她坐下，那她未免太傻了。奶奶走回爐子邊，留下她站在餐桌旁，看著梅莉和我。

她上半身很龐大（雖然跟奶奶比起來還差得遠），卻有一雙小腳踩在高跟鞋裡。奶奶廚房的熱氣快把她熱扁了，不過我這樣講，從死亡谷（譯注 8）來的人可是會笑掉大牙的。

「道德太太，我來是有任務的，我就開門見山的說吧！」

「太好了。」奶奶說。

「妳也知道，這週是我們郡舉辦市集的日子，」魏太太說：「是一年一度讓我們小城出鋒頭的機會。」

奶奶什麼都沒說。

「妳大概也記得，」魏太太又說：「自從大戰後市集再度開始舉辦以來，我的奶油麵包和醃黃瓜年年都得到藍帶獎。」

奶奶一點也記不得的樣子。

「但今年我的小黃瓜長得實在不像樣，連用鹽水醃都划不來。妳的怎麼樣？」
「沒種。」奶奶直截了當。

「真聰明。」魏太太的額頭好像開始溼了起來，不是因為熱的關係。「道德太太，我明講好了。今年我不會拿我的奶油麵包和醃黃瓜去報名，原因是景氣實在不好，時機很差。」

「大家的日子都不容易。」奶奶回她。

「但是很不公平，」魏太太繼續說：「大家都怪到我們頭上來。」

「哦，小姐，妳是說，」奶奶說：「銀行把人家的土地查封掉，還把他們丟出

家園後，這些人竟然連謝謝都不說一聲？」

「好了，道德太太，請別這樣講。」魏太太伸手到衣服前拉出了一條絲手帕，拍拍嘴巴四周。「魏先生叫我今年別送奶油麵包和醃黃瓜去市集參加比賽。」

「在景氣好轉前不出鋒頭？」

「差不多是這樣子。」魏太太低聲說：「所以很自然的，我就想到妳，妳看，我們是少年的老鄰居了。」

魏家在城的另一頭，是城裡唯一一家磚頭屋。

「我就告訴魏先生，一定要有人去領個藍帶獎回來，提高我們小城的知名度，不然，大獎全被那些那裡的女人搬回家了。妳也知道，牛太太的花式奶油塊最高只得過提名佳作獎。」

奶奶一副不清楚誰在市集贏過什麼獎的表情。

「可是妳的醋栗派是誰也比不上的，就算是我這樣沒吃過的人都知道，話傳得很快的。」

「那就學著別再傳了。」奶奶說。

「醋栗派是很難做的東西，」魏太太又繼續說：「就像比門的佛太太，她是絕不會去碰醋栗的。可是如果沒有人去把她打下來的话，她光用櫻桃餡餅就會在水果圓派和方派項目中抓到一個藍帶獎。」

奶奶保持沉默，我們聽著她用木勺子刮鍋子。最後，她終於開口了：「我煮是為了吃，不是為了愛現。」

魏太太嘆了口氣：「道德太太，這是非常時刻，有光芒要露出來。只有妳能替我們小城揚眉吐氣。」

要奶奶走出去為小城爭光？魏太太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吧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奶奶還滿喜歡贏的。

魏太太已經使出渾身解數，還是無法說服奶奶，只好把眼光投向梅莉和我。

「到市集玩一天，對妳這兩個孫子也好啊。」

「沒什麼影響，他們又不是井底之蛙，」奶奶說：「他們是芝加哥來的，有什麼沒看過？」

很快的，梅莉臉上裝出一副很無聊的表情，搞不好連哈欠都打出來了，她現在會和奶奶一搭一唱了。我覺得其實能到市集玩一天也不錯，多少有些變化嘛，不過我聳聳肩，繼續摘莓子。

奶奶轉了個身說：「就算要去，也沒車啊。」

魏太太整個人都亮了起來。「頒獎那天，我一定親自用哈普普旅行車護送妳去。」她還用手在我們頭上祝福了一下，說：「車子很大，妳孫子都坐得下。」

「好吧，」奶奶說：「如果那天我正巧多做了個派，而且沒下雨的話……」

「道德太太，我就知道妳一定會為我們小城站出來的！」魏太太拍著手，「就算是第二名的紅帶獎也好過什麼都沒有。」

奶奶眼光越過了她，好像在數著捕蠅紙上有多少隻死蒼蠅。魏太太一下子就走了，我們聽著她的哈普普旅行車呼嘯而去。

要不是奶奶的袖子早已捲了上去，她現在一定在捲袖子。她指著我說：「去城裡給我帶一袋二十五磅的糖，跟他們說記我的帳。回來後，把還在樹上的莓子都給我摘下來。」接著她轉過去跟梅莉說：「妳有機會學怎麼做派了。」

接下來那三天，大概是我童年最忙碌的三天。扛二十五磅的糖回來，和把樹上的莓子摘乾淨比起來，實在一點也不算什麼。就像魏太太說的，醋栗是種很難搞的東西——吃起來酸又有點黏黏刺刺的，我可不像奶奶那麼厲害，光要把莓子裝進桶子裡，就把我的手弄得傷痕累累了。奶奶和梅莉腰上纏著大毛巾，頭髮紮得高高的，一直在大板子上揉麵糰。那三天，每四個小時我們就烤出一個醋栗派來，我光要持續把玉米心塞進爐子裡燒，就夠受的。因為醋栗莓子比較酸，所以比做水果派需要加更多的糖。

有的派是酸的，有的則太膩了。我們一直試、一直試，奶奶愈做愈小心，加粉加糖時，還把量杯高高舉起來對著光看，那種態度好像一個科學家努力要找出治病藥方一樣。我又到城裡去扛了一次糖，還買了一大罐的酥油。做好了我們還得嘗嘗看，看哪一個最好吃。梅莉說她這輩子都不想再看到醋栗派了。

比賽的日子到了。梅莉和我都早早起床，到客廳等著。奶奶叫我們要戴帽子，因為市集的太陽很毒，我戴了那頂旅行必帶的小熊隊帽子，梅莉戴了復活節戴的草帽。屋裡還有濃濃的烤派味。

奶奶像艘大帆船似的駛進客廳來，她的穿著把我們嚇呆了。通常對她而言，打扮的方法就是把圍裙拿掉。但這天早上，她竟然穿了一件花洋裝，領子是很漂亮的網紗，上頭還別了個寶石別針。她的大腳上有雙我們不熟悉的鞋，白色、有點跟，鞋面還誇張的打了個蕾絲蝴蝶結。她頭上戴了頂寬邊帽，還用藍色帶子圈著。

她看著我們，看我們會不會讚美她一下。可惜我們一句話都擠不出來，梅莉只

是盯著她，一動也不動。梅莉是不是已經看到了五十年後的自己？

哈普旅行車轟隆隆的開到門口來了，下一秒鐘，我們全上了車。那不像艾爾·卡彭的林肯大禮車，卻是這小城最大的車了。梅莉和我坐在後座，派則擺在我兩腿間的大盒子裡。

奶奶提了個小籃子，裡面裝著我們的午餐，因為市集裡什麼東西都貴上一倍。她坐在魏太太旁，一隻手肘架在車窗上，露在外頭。小城空盪盪的，因為大家都趕去市集看比賽了。不過經過咖啡壺時，窗口還是有幾個人，外頭走廊上也有一、二個遊民站在那裡看我們經過。奶奶輕輕的點著頭，大部分的人都是領獎後才答禮，可是奶奶不是大部分的人。

市集沿著一條小路搭在城外草地上，有棚子、帳篷和賽馬場。這一天是牛隻、百納被和烤餅類的比賽，雖然進去要花五毛錢，廣場上還是擠滿了人。

魏太太蹬著高跟鞋，追在奶奶旁邊，她不敢拿醃黃瓜來參賽，但是如果醋栗派